

祖孙情

母亲的
“老年病友”

□ 鲍海英

年老的母亲,因胆结石住院手术,需要我每天去陪护。陪护没几天,护士告诉我们,母亲的病房里就要来一位“老年病友”。我和母亲都好奇地等待着。一会儿,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老伴的搀扶下慢慢走进病房。刚坐下,老太太就转过脸来朝我开心地笑着,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孙女一般。她利索地从包里拿出几粒糖果,塞到我的手里说:“小姑娘,这糖很好吃的。”我一边道谢,一边端详起老人来,她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,眼神是那么慈祥。

不久,经医生诊断,老人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病。她确实时而清醒,时而糊涂。清醒时,精神焕发,眼神里满是光彩;糊涂时,住院几天了,她连我和母亲姓什么都记不住。

除了老太太的老伴,我从未见过她的孩子来过。她有三个儿子、五个孙女,可每当提起儿孙们时,老太太总是唉声叹气。她老伴说,儿子还算有孝心,要出钱替母亲请保姆,但老伴死活不同意,说保姆哪有自己人照顾得周到。就这样,老伴每天往返在家和医院的路上,给她送饭送菜,老两口相依为命。

随着病情的发展,老人的记忆力越来越差。直到有一天,老人的一个儿子突然来看她,她呆呆地望着,却问:“你是谁?”一旁的我,心中泛起一阵酸楚。

更让我难忘的事发生在一天夜里。那晚明月高挂,我在母亲的脚头早已睡着。忽然,一阵响声把我吵醒。黑暗中,老太太在自己的床头柜里翻找着什么。借着月光,我看到了她迷茫的眼神。她在房里来回走了两次,然后来到我的床边,弯腰将我的拖鞋整齐地放好,再把我散开的被子盖得严严实实。最后,她径直走到门口,“啪”的一声开了灯,自言自语:“灯关了,我去上班了。”

我想,老太太又犯糊涂了,或许走到走廊散步就会回来。可是,半个小时过去,还不见她人影。我着急了,赶紧起床,顺着走廊一个一个病房查看,却不见老人。正当我失望时,忽然走廊的另一头发出一丝亮光。我快步走去,发现活动室的房门虚掩着,老太太正蜷缩着身子睡在两张长凳上,冷得浑身发抖。我连忙走过去扶起她:“奶奶,我们回病房去睡吧。”老太太望着我,两眼发呆,突然又朝我大叫:“孙女,这是我的家,我哪儿也不去。”我赶紧叫来护士,把老太太搀扶到病房里。

刚一躺下,老人就鼾声大作。

那一晚,我躺在床上,回想着老人叫我“孙女”时,那充满恐惧的眼神,内心久久不能平静……

早晨6点,老太太精神抖擞地起床了,一切正常。护士照例来给她量体温,并告诉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,还特地把我夸奖了一番。老太太起初不信,后来看到护士认真而严肃的神态,意识到一切都是真的。她走到我的床前紧紧地抱住我,再次大叫一声:“我的孙女!”此时,她泪如泉涌,我也流下了酸楚的泪水。

怕老太太伤心过度,病床上的母亲赶紧转移话题,对我说:“闺女,你看,窗外的阳光多好,今天真是一个好天气啊!”

我扶着老太太来到窗前,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,又是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。人们都喜欢冉冉升起的朝阳,其实,太阳东升也会西落,人生的夕阳真的是离不开亲人。母亲的这位“病友”老人,她多需要儿孙们的关爱和陪伴啊。

梦回童年
钱德明

不敢言老

□ 瞿光林

光阴荏苒,岁月不居。好像还没来得及打个盹儿,我就被挤进了“70后”的军团。于是,人们对我的称呼也与时俱进起来:老前辈、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革命……有一个当年的学生用英文称我“old teacher”,特尊敬的样子,却让身边的徒儿们笑得捧腹,“teacher”就是“老师”,加上“old”这个“老”,不是画蛇添足么?

但是我笑不出来,因为我一直不敢以“老”自居,理由有三。其一,古人说“亲在不能言老”,我的母亲还硬朗着呢;其二,我国男性平均寿命是75岁,我还没达到这条基准线呢;其三,“老”者,必须拥有与年龄相称的学识、修养与道行,而这正是我的短板,例如我胆小,不敢与邪恶面对面;我急躁,半点城府也没学会;我浅薄,搞了几十年的文字工作,却一直没有出半本书的底气……总之,我不敢言老的理由相当充分。

“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我不敢言老的第三个理由,是在与人相比中逐渐找到的。在我的视野中,许多年纪与我相仿甚至比我年轻的朋友、同事和邻居,都比我沉稳,他们执着追求、宁静致远、厚积薄发,在物欲横流中心无旁骛,从他们的著作、专利和品牌中,我渐渐读懂了耕耘与收获的辩证关系,同时也渐渐发现了自己

的浮躁、浅薄和无知。还有许多兄长,虽已两鬓斑白甚至腰曲背驼,却仍在专心攻读、笔耕不辍,他们的作品挤满了我的书箱,每每灯下静心拜读,眼前总会蒙太奇似的迭现他们不倦的身影。与他们相比,我更感到自己简直是在虚度光阴。这种砌墙式累积成的年岁上的“老”,哪有丝毫理由拿出来“言”之?

当然,我也不愿信奉虚无主义。已逝的时光,毕竟不能不留下若干痕迹,这,也是以一些人为镜所“照”出来的。实话实说,有些上了点年纪的人所表现出的轻狂、傲慢、自私等,是让我感到大跌眼镜的。信手拈两个“微电影”来放一放吧。

“昨天,女儿带一个年轻男人来见我,说是她的朋友。我一看他那三寸丁谷树皮的身材就来了气,不过我是有修养的。我连问了他三个问题:一、诸葛亮写《论游户自实》时是多大年纪?二、杨修是怎样死的?三、精通《孙子兵法》但吃了大败仗的晋国将军是哪一个?你俚可晓得后来怎样?嘿,那小子灰溜溜地走了!哈哈!”

说这番话的是一个五十开外的男同胞,地点是在某路公交车上。听他演讲的许多人面面相觑,以为遇上了什么级别的专家学者了。当时我真想问问他:如果我的外甥答上了,你肯把

女儿嫁给他?而且我相信,此君听了一定会晕。

也是在公交车上,一个男同胞站在我身边唉声叹气,说现在的人都怎么了,年轻的霸着爱心专座就是不肯让。我站起来让他坐,他没谢,只顾把玩手里的“长寿卡”——这是我们这里老人享受的一项福利,65周岁开始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凭证。我问:“是刚办的吧?”他兴奋地连连点头。我暗自好笑,心想,兄弟,你真有眼力啊,年纪比我小一大截呢!

……

用这样的镜子一照,我往往能提振自己的精神。不夸夸其谈,至少不在公共场合显摆、吹牛,我是做到的;给年老体弱的、孕妇让座,是从最初学雷锋年代就养成的习惯,至今未敢改弦易辙;我还注意学习身边的榜样,给遇到困难的人提供些许帮助,例如,前不久去石港镇江海村,正遇上村干部为石港小学一名患了白血病的孩子捐款,我也参加了……然而,做到这些,完全是应该的,与我的年龄没有必然的联系,连小学生也能做到的,我做了,还硬往“老”上靠,岂不更见老不成样了?

愿与所有的老者、即将老者共勉:继续学习做人之道,学到老而有作为、有品位,让年轻人心仪、仿效。诚如是,“老”才值!

老伴大方遇慷慨

□ 黄新忠

老伴外表端庄大气,为人真诚大方,人家夸她,我也常夸她是福星。因为她办事干脆利落,而且成功率高。以前做家具生意红红火火,全靠她这个销售高手。今天我不只是夸她,还要夸别人。

去年冬天,一股强冷空气袭来,我家室外水表旁边的自来水管被冻裂,清冽冽的水汨汨地从水泥地面缝隙里直冒出来。从冒水的位置和水量看,水管冻裂的长度在70厘米左右,损坏情况不太严重,估计地面修补所需水泥、黄沙并不多。有人建议说,自来水厂在附近修水管,到那里去拿点吧。

老伴对我说:“烦啥?我不喜欢揩别人油。我去买。”时间不长,她骑电瓶车分两次驮回了半袋水泥和两个半袋黄沙,并笑靥如花地告诉我她刚刚遇到的趣事。

原来,她在买水泥黄沙的时候,正巧来了一个年轻人买贴瓷砖的粘结剂。老伴热情豪爽地对那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:“你家里装修,我这里多了半袋水泥,就送给你吧。”谁知,年轻人一听,剧情立马反转,对店主说:“请把50块钱还给阿姨。”而对我老伴说:“阿姨,你要的水泥黄沙不多,到我家去拿吧。很近的。”又关

切地说:“我车子开慢点,你跟在后面。跟不上也没关系,不要急不用追。地点给你,手机号码也给你。”到了他家,年轻人让老伴等在楼下,他说上楼后叫人把东西送下来。没多久,一个装修工人乘电梯把沉甸甸的半袋水泥、两个半袋黄沙专门送到楼下。那工人问我老伴:“你们认识?”又说:“吴总人很好的。”

事后,老伴念念不忘这事,还迫不及待地告诉儿子,希望儿子学习吴总那种助人为乐的精神、为人处世真诚的品质,还高兴地做起了“小广播”,把这个小故事告诉了许多人。

伉俪情